



长征路上花烂漫

解放军文艺社

长征路上花烂漫

解放军文艺社

一九七五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散文集，共收集散文十二篇。

作品着重反映了红军长征经过的部分地区：遵义、娄山关、金沙江、大渡河、雪山、草地、六盘山、会宁、吴起镇等地的新面貌，反映了这些地区的贫下中农、革命干部、老红军和老赤卫队员、解放军战士和民兵保持和发扬红军的革命传统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动人事迹，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这对今天我们“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”有现实教育意义。

封面设计：陈亦逊 插图：黄冠余

长征路上花烂漫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

一二零一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6}$ · 印张 4 · 字数 60,000

1975年11月第一版 · 1975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号 10137 · 7505 每册 0.30元

毛主席语录

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，长征
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
机。

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。

团结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！

目 录

遵义的早晨.....	张树钦	(1)
娄山路 九盘盘	石金声 刘兴民 闻涉	(13)
乌江行.....	本 芸	(24)
金沙水流长.....	先子良	(33)
行进在大渡河畔.....	嘉和强 宋立民	(49)
雪山赤桦.....	吴 刚 张 渠	(64)
草地格桑别样红.....	蒋常贵 李先元	(79)
六盘山上.....	詹建勇 李本深	(94)
重返吴起镇.....	李 欣 张必安	(104)
直罗新曲.....	杨闻宇	(112)
在三军会师的地方.....	姚 明 尉立青	(123)
长征的脚步.....	李今蒲 杨小敏	(131)



遵义的早晨

张树钦

当曙光映出凤凰山的秀丽轮廓，晨风吹动遵义会议会址楼顶的红旗，历史名城遵义沸腾了。宽阔的马路上，成群结队的工人，大步流星地涌向新建的炼钢厂，涌向著名的丝绸厂，涌向一个个厂矿的大门，那流水般的自行车队，不断发出清脆的欢鸣；城郊公社的青年拖拉机手，也发动了小巧灵活的山地拖拉机，跃上九曲十八盘的山路，开往层层叠叠的梯田，

嘟嘟的马达声震动着山林；在芙蓉江边，一队千里拉练学传统的解放军战士走了过来，他们忘记了夜行军的疲劳，撩起江水洗把脸，深情地仰望雄伟的遵义，江水被他们拨弄得跳起来，唱起来……遵义的清晨在欢跳，在喧笑。

然而，在城中那条不到三米宽的古式巷里，这时却显得格外恬静。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岗位的战士在巷里静静地走着，其中有年过半百的老红军，斑白的鬓发挂着战斗的征尘；有膀阔臂壮的青年工人，手上带着厚厚的老茧；有饱经风霜的老贫农，带着一身浓郁的泥土香；有朝气蓬勃的红卫兵小将，口袋里装着火热的决心书……人是那样的拥挤，脚步又都是那样轻，甚至对脚下每块青石板，他们都要深情地看上一眼。是啊，这里印下了中国革命的足迹。四十年前，在那茫茫黑夜里，千人（贵州方言，即穷苦劳动人民。）的血泪曾洗刷着这里的每块砖，每块石板，他们盼望光明，盼望救星。一九三五年的早春，也是这样一个黎明，乌云突然散去，红日含笑升起，遵义的天晴了，凤凰山的红茶花开了，芙蓉江里的浪花欢跳起来。住在这里的军阀抱头逃跑了。千人们打着三

角彩旗，点起爆竹，欢呼着涌向丰乐桥头，迎来了红军，迎来了人民救星毛主席。人们象久旱的禾苗逢雨露，一下子直起了腰。毛主席风尘仆仆地走进这条小巷，走进一座灰墙飞檐的小楼。在这里，毛主席为挽救革命，挽救红军，挽救党，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思想，用中国革命战争的严重教训，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、路线教育工作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铺平了道路。当遵义会议结束了“左”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，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消息传出时，多少红军战士望着这条小巷，心上燃起欢乐幸福的火焰；多少干人举起火把，跳起花灯舞，眼里涌出喜悦的泪花。这是中国革命的航船由迷茫走向光明的伟大历史转折时刻啊！今天，人们走进这条小巷，望着毛主席住过的小楼，望着毛主席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，怎能不思潮横溢，想起那风狂雨暴的岁月，喜看团结胜利的今日，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！

在毛主席住过的房间前，一位两鬓露出银丝的部队首长停下脚步。他弯腰把脸贴在窗上，看了很久很久。他的目光由床上的旧军毯，移到了床旁的

桐油纸伞，又移到了桌上的旧式马灯，最后停留在墙上的军用地图上。他的神情是那样专注，以致使一群跑上楼来的青年都戛然停止了说笑。

“老同志，您在想什么呀？”跑在头里的扎羊角辫的姑娘，禁不住轻声问道。

“我在想一次战斗。”首长回过头，望着这群青年，兴奋地说着。

那是遵义会议以后。红军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下，重新展开了高度灵活的运动战，经过二渡赤水，把国民党军队甩到长江两岸，直向遵义城逼近。战士们边打边走，情绪越来越高涨。先头部队里有个圆脸盘、长着一对虎牙的小战士，一边大步往遵义追击敌人，一边还哼着贵州花灯调：

川军象条牛，
我们牵着游；
黔军象条狗，
我们打着走……

当红军先头部队逼近遵义时，城里没逃掉的两团敌人，拼命用大石头堵塞了城门，用机枪封锁了进

城的通路。于是，红军一支攻城突击队，冒着雨点般的子弹，匍匐到城墙下，准备搭人梯爬城。这时，小战士突然冲上来，跳上战友的肩头，随着人梯的增高，翻身跃上城墙，向敌人机枪手猛扑过去，一把攥住枪管，用力一扭，使机枪掉转了头。突击队随后冲上来，枪声和刺刀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，敌人象堵烂墙一样稀里哗啦地倒了下去，遵义被攻下来了。当连长冲到小战士面前，见他鬓角流着血，已经昏了过去，那只手仍死死地攥住机枪，手掌被火热的枪管都烫烂了。连长忙叫卫生员包扎，这时小战士醒了，他睁眼看看城头，到处是红色的旗，红色的星，红色的领章，他呲着小虎牙笑了，说：“连长，这仗打得多痛快呀……”

首长说到这里停下来，自言自语：“是痛快呀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战斗，我们有了胜利的希望，胜利的把握！”

青年们听迷了。首长讲罢，又指着远处凤凰山麓的遵义会议陈列馆说：“我们到那里去吧！那里能告诉你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，比什么都重要呢！”

老首长打头，青年们随后，激动地走出小巷，来到遵义路的丁字口。当年毛主席率领红军进遵义城时就经过这里。那时路旁垃圾成山，低矮破烂的屋檐下，满是沿街乞讨的穷人；现在这里成了遵义最繁华的地方，宽阔的马路两边修建了高大的百货商店和壮观的影剧院，路边批林批孔大字报的长廊，吸引着来往的行人。他们走过新华桥，来到当年的天主教堂。毛主席曾在这里向红军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。现在这里是遵义市图书馆，一群年老的、年轻的工人、干部、学生，正说说笑笑地走了进去，到那里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，学习各种文化科学技术知识。过了图书馆，便是遵义老城的中学操场。当年红军曾在这里帮助遵义县人民建立革命委员会，召开了遵义有史以来的万人大会，毛主席在大会上做了重要讲话。而今这里成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学校，学生们正沐浴着早晨温暖的阳光，有的做操，有的唱歌，有的在和教师、工宣队员们讨论着教育革命问题。过了学校，就是遵义会议会址了。大家在门前停住脚步，仰望着楼顶的红旗，抚摸着门前的红方柱，谁也没说话，但心里都在想：没有一九三五年一

月在这里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，没有今天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呀！

当大家走进遵义会议陈列馆时，都被每件革命历史文物强烈地震动了：红军渡江用过的船篙，红军穿过的草鞋，红军甩过的马尾手榴弹……件件都记载着火和血的战斗。大家仔细看过去，突然在一间陈列室里看到了一张一九三五年一月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》，青年们不觉读出声音：

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，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……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的军队，不拿群众的一点东西……

布告的纸虽然有点发黄了，但石印的大字依然可见墨黑的光泽。首长抑制不住激动，也跟着青年们读出声来。是的，在那艰苦斗争的年代里，体现毛主席光辉思想的红军布告，象宣言书一样，宣布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兵，中国革命必将胜利；布告上的每个字又象播种机播下的红色种子，在干人心中生根、开花，鼓舞着战士们迎着风雨

去战斗。今天又见了当年的布告，怎能不激动呢？
啊，是谁把这样宝贵的布告保存到解放？

保存布告的是一位穷苦的布依族老人。

那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，一个十二户的布依族山寨——板袍传来红军打过来的消息。地主和伪保董吓破了胆，把干人都赶进深山，自己也逃到城里。只有杨登凤老人躲过了伪保董，留在寨子里。他想：地主怕红军，可见红军是打地主的，咱穷人应当高兴才是，为什么要跑！白天他到寨口上跷脚望，晚上他不上门闩，生起一堆火，点起松油灯，坐在那里专等红军来敲门。可是，等了一夜，红军还是没来。天亮了，他又走到寨口去望。哎呀，小路边，田坎上，细雨里，浓雾中，坐着一片又一片，都是头戴红星、脚穿草鞋的红军战士哪。他们脸上带笑，操着南北口音，亲切地喊他同志、老表和老乡，向他问寒道苦。老人不知怎么好了，他把红军领到家里，想好好招待一下，摸摸米缸，米缸空空的；掀开锅盖，锅里冰冷。他只得端出半小罐甜酒，热一热给战士们驱寒。战士们吃完他的甜酒，顺手放进罐里铜板和银元。怎么，吃这点甜酒也要给钱呀？只见一个红军战士，

象是回答他的疑问，从布包里取出一张布告，贴在板壁上，指着对他说：“老人家，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，毛主席叫我们这样做呢！”老人摸着布告，流下了热泪。红军走了，老人知道这里又要布满乌云，就从板壁上揭下布告，藏了起来。地主伪保董窜回寨子，在他头上甩过皮鞭，在他背上抡过手杖，老人咬牙挺过去，不露布告的一丝踪迹。在以后的艰苦岁月里，老人虽然每天带着一身鞭痕和杖印，依旧上山砍柴，下田拉犁，但他的心上，却珍藏着布告写的一切。布告象一束火炬，照明了他前面的路，温暖着他的心……

首长和青年们怀着对这位舍死保护布告的老人的敬意，走出陈列馆，到了小龙山。这儿也是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。现在，这里已被开辟成红军烈士陵园，苍松翠柏掩映着光洁的墓碑。老首长手抚松树，默默地站在红军坟前；青年们也早已停住了说笑。一个背着背包的小伙子，随手采了几枝野花，折了两束松枝，轻轻地放在墓碑下。老首长看着小伙子的动作，不由得想起当年的老班长。

那是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时候，由于王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，他们所在的连队多次

被敌人包围。一次，老班长手提大砍刀，腰上别了十三个手榴弹，带着全班左突右冲，杀倒一层敌人，又围上来一层；左边刚杀开缺口，右边又压了上来。老班长纳闷了：这仗怎么打得这样别扭？这决不是毛主席的打法呀！当他们冲出重围后，老班长已身负重伤。这时，班长带伤折了几束松枝，放在了已经牺牲的战友墓前，然后把大砍刀交给他，含泪再三嘱咐：“要杀出去，杀出去，去找毛主席呀！”他们把班长安置在一个贫农家里，他就带上那把大砍刀，跟着毛主席，进贵州，夺遵义，四渡赤水，节节胜利。在一个雨蒙蒙、雾茫茫的下午，他们开始南渡乌江了。在雨雾中，他看见帮助红军搭桥的群众里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，穿着单衣，打着赤脚，扛着一块远远超过体重的大门板，一步一闪地往浮桥上奔去。看着这个男孩，他是多么兴奋啊！不是吗，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打仗，仗就打得好；按照毛主席的政治主张宣传群众，组织群众，群众的积极性就象团火！他高兴地大步穿过抬竹筏的群众队伍，跑到孩子面前，亲切地招呼：“小兄弟，我换换你！”孩子向他一笑：“不！我给毛主席的红军做事呢，不累！”他感动地从身上

取下那把大砍刀，挂在孩子的肩上：“小兄弟，说得对，有毛主席指挥，咱打胜仗的日子还在后头哪！等你长大了，也来当红军哪！”他笑着摸摸孩子的头，告别了，走远了，走到抗日的前线，走到解放全中国的战场，走到今天。

在老首长因回忆而激情洋溢时，那个羊角辫姑娘问跟首长来的一个年轻战士：“这位首长是谁？”

“是我们副司令员。”战士回答。

“不，还是战士。”首长忙回头纠正。

“战士？哪有这么大岁数的战士啊？”羊角辫姑娘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怎么，岁数大？”首长摇摇头，笑说：“别以为只有你们是早晨八、九点钟的太阳；在继续革命的万里征途上，我们同样处在早晨八、九点钟的时候呀！我现在就要到五·七干校去，怎么能说不是战士呢？”

那个年轻战士笑着解释道：“我们副司令员要到五·七干校当校长去啦。”

“是乌江边上那个五·七干校吗？”背背包的青年忙问。

老首长拍拍小伙子的肩膀：“是的。那里是红

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，今天再到那里去战斗。”

小伙子拍拍背包，跳了起来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到那里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呀。”

老首长爽朗地大笑了，笑得额上的细纹都舒展开来，他亲切地看看背背包的青年，看看那个羊角辫姑娘，又看看身旁的年轻战士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好喽，我们走的是一条路，是毛主席指引的路！过去我们沿着这条路走到了今天，今天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，就一定能走到共产主义的明天。这是一条光明的路，胜利的路，谁妄想阻挡咱们……”

“林彪、孔老二，还有苏美两霸！”没等副司令员说完，青年们争着递上话来。

一丝轻蔑的笑挂上副司令员的嘴角，他一摆手：“象这样的恶鬼，这样的恶霸，都是拉历史倒车的，怎么能挡住咱们前进的路？他们只能在咱们脚下碾成烂泥巴！”

青年们大笑起来。这时，朝阳已从凤凰山后跃上了崖顶，给满山翠柏和整个大地镀上了一层艳红，遵义会议会址空中飘展的红旗更加鲜亮了……

遵义的早晨是年轻的，是朝气勃勃的！